

上世纪 90 年代,我有幸在徐汇中学任教。徐汇中学创建于 1850 年,是近代上海最早按照西方办学模式所创立的学校之一。学校名师辈出,治学严谨。卓有成就的学生难以计数,学生遍布世界各地。

我教授初中语文,并担任班主任一直到退休。

退休后,一次去徐家汇办事。这么多年来,徐家汇的寸寸土地、鳞次栉比的建筑似乎已和我的生活融成一片……

繁华的港汇广场对面就是徐汇中学,好熟悉的美丽校门。我亲眼看见它由一扇小门变成今天的大门。透过大铁门,能够看见一棵参天茂密的百年银杏和操场绛红色的跑道。1918 年落成的崇思楼,集法国古典神韵和古希腊艺术风格于一体,她风风雨雨陪伴着徐汇中学,经历了百年沧桑。

校园绿树掩映,鲜花丛中,矗立着一座“马相伯纪念碑”。每天,很多学生和老师都会经过他的身边伫足、瞻仰。

记得 150 周年校庆时,我曾帮助筹办校庆,接待过已故徐汇公学(现徐汇中学)第一位华籍校长马相伯校长的孙女。近九十岁的她精神矍铄,为人豁达乐观、亲切随和。

那天,她径直走到办公室我的电脑桌前。我猛抬头,发现她微笑着看着我,急忙起立,忙不迭问:“您自己来的!没有人陪?”

她拍拍我,笑盈盈地挺直了背。“放心,我能行!”她昂起头,又有点得意地问我,“你看我的套裙好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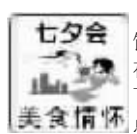
“好看,好看!”我上下打量着这位热爱生活的老人,连声赞道。

她是专门来为校庆捐钱的。

办完事,我挽着她的胳膊走出学校大门。我送她上了出租车,并交给驾驶员出租车资。几天后,收到她的一封信,她把车钱又原封不动寄还给了我。当年马相伯校长“毁

定睛一看,哦,上天

那天参加苏州市饮食文化研究会的大会,见到了不少赫赫有名的烹饪大师。听他们介绍了十几道苏帮菜点的制作技艺,真是大开眼界。尤其是一道“碧螺鱼馄饨”,把碧螺春、鳊鱼和小馄饨三者连在一起,你想想,将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奇妙的就是裹馄饨不用馄饨皮,而是取分量适中的鳊鱼,去除头、尾、骨、皮,把鱼肉切成小块,用擀棒轻轻敲打成透亮薄皮。馄饨的馅心,则用河虾仁细细斩成肉茸,拌入火腿末、蛋清、葱花以及调味料。裹好后,下锅煮熟,还有一道程序:馄饨捞入碗盘时,加注碧螺春茶水,并以茶叶点缀。这一碗馄饨,巧妙地将太湖的珍品集于一身,色香味俱佳。显然,碧螺鱼馄饨不属饕餮之物,是在盛宴煞尾,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的一道点心。



啊,她是我的学生!她很喜欢我,所以她犯了错,即使我说她,她红了眼圈,但不会哭。可是她上课时常左顾右盼,招人说话。实在无奈,我只好把她放在第一排——我的眼皮底下。上课时,我时时刻刻都用余光盯住她,分分秒秒告诉她,我决不放弃她。

“董老师,嘿嘿,我马上要读大专啦!”她紧紧挽住我的手臂说道。

真的?这下轮到我激动了,我抓住她的手:“好好读,好好读!”

她当年也许不是成功的学生,可现在她是一名努力上进的员工。

看完电影,华灯初放。静谧的衡山路两旁的法国梧桐静静伫立,灯光的碎影撒在人行道上。天上繁星点点,令人陶醉。

啊,徐家汇的夜晚魅力独特。我又一次轻轻走过……

日前,上海一公司友情邀请本市千名老知青去江苏省太仓璜泾镇活动。我是联系人之一,组织者给我十几个名额,毕竟名额有限。

老同学杨蔚夫妻最早报名并得到确认。成行的前几天,当年一起在东北下乡的老知青唐瑞昌夫妇从美国探亲回来了。

老唐夫妇人缘颇好,他们人在美国,心在上海,常从大洋彼岸打来电话,让我向大家转达他们的思念和问候。

那天上午我把唐瑞昌夫妇回国的消息告诉了大家。晚上,杨蔚就给我打电话,说她与先生商定,这次太仓活动他们不去了,把活动名额让给刚从美国回来的老唐夫妇。

我理解老同学杨蔚夫妇的谦让心意,老唐夫妇回国一次不容易,正好借此机会与“插兄、插妹”们见见面。

对老同学的谦让,老唐夫妇深表谢意,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心意。

那天在太仓观光游览,久别重逢的热烈氛围真是感人。离开太仓璜泾镇时,活动主办方还特地给每位老知青送了一份当地的农特产品作为礼物,盛情难却,大家都很感动。

大巴返回上海下车后,老唐把我叫到一边轻声说,他们夫妇俩都有礼品,拿一份就行,要我将另一份转送给杨蔚。在老唐坚持下,我只答应代劳。数天后,杨蔚应约来到我处,得知原委甚为感动,却怎么也不肯拿那份礼物。经我几番劝说,总算拿了一半,还剩一半,她说给其他没有去的老知青,让大家分享一下快乐。

“老知青”——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群体,在过去艰苦的岁月里我曾相濡以沫。尽管那个年代已恍如隔世,但我们的友情没有变,四十多年了,这份珍贵的感情愈加醇厚……

在眼下生活相对富庶的年代,这小小的“谦让”,让我的心再一次温暖。

制作这道点心的烹饪大师,曾在亚太地区烹饪大赛中获得过金牌、银牌。对于苏帮菜,他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尤其精于刀功。仅一碗碗出心裁的馄饨就让人难忘。

这些年,因为各种各样的机会,

制作这道点心的烹饪大师,曾在亚太地区烹饪大赛中获得过金牌、银牌。对于苏帮菜,他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尤其精于刀功。仅一碗碗出心裁的馄饨就让人难忘。

这些年,因为各种各样的机会,

制作这道点心的烹饪大师,曾在亚太地区烹饪大赛中获得过金牌、银牌。对于苏帮菜,他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尤其精于刀功。仅一碗碗出心裁的馄饨就让人难忘。

这些年,因为各种各样的机会,

制作这道点心的烹饪大师,曾在亚太地区烹饪大赛中获得过金牌、银牌。对于苏帮菜,他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尤其精于刀功。仅一碗碗出心裁的馄饨就让人难忘。

这些年,因为各种各样的机会,

制作这道点心的烹饪大师,曾在亚太地区烹饪大赛中获得过金牌、银牌。对于苏帮菜,他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尤其精于刀功。仅一碗碗出心裁的馄饨就让人难忘。

这些年,因为各种各样的机会,

当年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很是看不起:“为的只是教员的薪金和学生的文凭,大家假借利用,捱延过多岁月。”乃至到了咬牙切齿程度:“他们在那里杀青年真可恨,青年们甘心给他们杀也可鄙!”

若要看到现今高考制度下的众生相,顾颉刚怕会有更难听的话说出来的吧。电视上记者采访一位母亲,问为何要给即将升初中的孩子择校,得到的回答是:“如果现在不给孩子选择一所好学校,他以后就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高中,将来就考不上好的大学;而考不上一个好大学,他这一辈子就全完了!”说得很是吓人。

过去就见媒体报道,说某考生的父亲或母亲去世了,家人就在考前瞒着,为了不让考生高考受到影响。今年又有,一位女孩的父亲意外出事故去世,考前全校老师同学帮着家人一起瞒着她,女孩子高考结束回到家,才知父亲已永远离开她多日子了。人情、人性、人伦,在如今的高考制度下统统的泯灭了,文凭那一张纸比什么都重要!

面对这样的报道,我的痛心和顾颉刚是一样的!



孙 鉴
白水真人
(外国电视剧)
昨日谜面:保护故居(三字福利名词)
谜底:养老院(注:养,保养)

日前,上海一公司友情邀请本市千名老知青去江苏省太仓璜泾镇活动。我是联系人之一,组织者给我十几个名额,毕竟名额有限。

老同学杨蔚夫妻最早报名并得到确认。成行的前几天,当年一起在东北下乡的老知青唐瑞昌夫妇从美国探亲回来了。

老唐夫妇人缘颇好,他们人在美国,心在上海,常从大洋彼岸打来电话,让我向大家转达他们的思念和问候。

那天上午我把唐瑞昌夫妇回国的消息告诉了大家。晚上,杨蔚就给我打电话,说她与先生商定,这次太仓活动他们不去了,把活动名额让给刚从美国回来的老唐夫妇。

我理解老同学杨蔚夫妇的谦让心意,老唐夫妇回国一次不容易,正好借此机会与“插兄、插妹”们见见面。

对老同学的谦让,老唐夫妇深表谢意,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心意。

那天在太仓观光游览,久别重逢的热烈氛围真是感人。离开太仓璜泾镇时,活动主办方还特地给每位老知青送了一份当地的农特产品作为礼物,盛情难却,大家都很感动。

大巴返回上海下车后,老唐把我叫到一边轻声说,他们夫妇俩都有礼品,拿一份就行,要我将另一份转送给杨蔚。在老唐坚持下,我只答应代劳。数天后,杨蔚应约来到我处,得知原委甚为感动,却怎么也不肯拿那份礼物。经我几番劝说,总算拿了一半,还剩一半,她说给其他没有去的老知青,让大家分享一下快乐。

“老知青”——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群体,在过去艰苦的岁月里我曾相濡以沫。尽管那个年代已恍如隔世,但我们的友情没有变,四十多年了,这份珍贵的感情愈加醇厚……

在眼下生活相对富庶的年代,这小小的“谦让”,让我的心再一次温暖。

厨师的创意,自然更为重要。“鳊鱼吹起桃花浪”,宋词中的这一句,比唐诗里的“桃花流水鳊鱼肥”似乎更有动感。苏州人可以把鲤鱼绘上桃花坞年画,但是在苏帮菜中,偏重于鳊鱼、青鱼、塘鳢鱼,其中鳊鱼的地位格外高。松鼠鳊鱼、祥龙鳊鱼、蟹黄银鳊鱼等等,是烹饪大师们的得意之作。不少人往往是叨念着松鼠鳊鱼才去观前街上的松鹤楼的。然而,碧螺鱼馄饨以鳊鱼肉作皮子,却是难得一见。厨艺,确是一门艺术,犹如写文章,也讲究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

以柔丽清婉为特征的吴文化,历来玩不来仗剑行天下、弯弓射大雕。人们在流水一般的宁静日子中,旷日持久地操练着昆曲评弹、汉丝宋锦、紫檀木雕、木刻年画、水磨骨扇、金石碑拓,当然还有渊源于船菜的苏帮菜。碧螺鱼馄饨,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痛心

孙香我

当年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很是看不起:“为的只是教员的薪金和学生的文凭,大家假借利用,捱延过多岁月。”乃至到了咬牙切齿程度:“他们在那里杀青年真可恨,青年们甘心给他们杀也可鄙!”

若要看到现今高考制度下的众生相,顾颉刚怕会有更难听的话说出来的吧。电视上记者采访一位母亲,问为何要给即将升初中的孩子择校,得到的回答是:“如果现在不给孩子选择一所好学校,他以后就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高中,将来就考不上好的大学;而考不上一个好大学,他这一辈子就全完了!”说得很是吓人。

过去就见媒体报道,说某考生的父亲或母亲去世了,家人就在考前瞒着,为了不让考生高考受到影响。今年又有,一位女孩的父亲意外出事故去世,考前全校老师同学帮着家人一起瞒着她,女孩子高考结束回到家,才知父亲已永远离开她多日子了。人情、人性、人伦,在如今的高考制度下统统的泯灭了,文凭那一张纸比什么都重要!

面对这样的报道,我的痛心和顾颉刚是一样的!

日前,上海一公司友情邀请本市千名老知青去江苏省太仓璜泾镇活动。我是联系人之一,组织者给我十几个名额,毕竟名额有限。

老同学杨蔚夫妻最早报名并得到确认。成行的前几天,当年一起在东北下乡的老知青唐瑞昌夫妇从美国探亲回来了。

老唐夫妇人缘颇好,他们人在美国,心在上海,常从大洋彼岸打来电话,让我向大家转达他们的思念和问候。

那天上午我把唐瑞昌夫妇回国的消息告诉了大家。晚上,杨蔚就给我打电话,说她与先生商定,这次太仓活动他们不去了,把活动名额让给刚从美国回来的老唐夫妇。

我理解老同学杨蔚夫妇的谦让心意,老唐夫妇回国一次不容易,正好借此机会与“插兄、插妹”们见见面。

对老同学的谦让,老唐夫妇深表谢意,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心意。

那天在太仓观光游览,久别重逢的热烈氛围真是感人。离开太仓璜泾镇时,活动主办方还特地给每位老知青送了一份当地的农特产品作为礼物,盛情难却,大家都很感动。

大巴返回上海下车后,老唐把我叫到一边轻声说,他们夫妇俩都有礼品,拿一份就行,要我将另一份转送给杨蔚。在老唐坚持下,我只答应代劳。数天后,杨蔚应约来到我处,得知原委甚为感动,却怎么也不肯拿那份礼物。经我几番劝说,总算拿了一半,还剩一半,她说给其他没有去的老知青,让大家分享一下快乐。

“老知青”——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群体,在过去艰苦的岁月里我曾相濡以沫。尽管那个年代已恍如隔世,但我们的友情没有变,四十多年了,这份珍贵的感情愈加醇厚……

在眼下生活相对富庶的年代,这小小的“谦让”,让我的心再一次温暖。

厨师的创意,自然更为重要。“鳊鱼吹起桃花浪”,宋词中的这一句,比唐诗里的“桃花流水鳊鱼肥”似乎更有动感。苏州人可以把鲤鱼绘上桃花坞年画,但是在苏帮菜中,偏重于鳊鱼、青鱼、塘鳢鱼,其中鳊鱼的地位格外高。松鼠鳊鱼、祥龙鳊鱼、蟹黄银鳊鱼等等,是烹饪大师们的得意之作。不少人往往是叨念着松鼠鳊鱼才去观前街上的松鹤楼的。然而,碧螺鱼馄饨以鳊鱼肉作皮子,却是难得一见。厨艺,确是一门艺术,犹如写文章,也讲究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

以柔丽清婉为特征的吴文化,历来玩不来仗剑行天下、弯弓射大雕。人们在流水一般的宁静日子中,旷日持久地操练着昆曲评弹、汉丝宋锦、紫檀木雕、木刻年画、水磨骨扇、金石碑拓,当然还有渊源于船菜的苏帮菜。碧螺鱼馄饨,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前年,我们居委会开设了舞蹈室、阅览室、棋牌室、健身房,这让居民们有了好去处。但居委会跟机关单位一样按规定时间上下班,其他时间都是“铁将军”把门,这样一来,对于很多居民、特别是上班族来说,居委会设立的各类活动室就形同虚设了。

居民们对此提出意见,居委会接受了。于是专门配了一批钥匙,居民如果有需要,都可以去领一把,以便随时到活动室活动。刚开始,居委会也有顾虑,担心把钥匙发给居民,居民随便进入居委会活动,可能会发生东西丢失、器材损坏、卫生状况脏乱差等现象。

但这些情况并没有发生,倒是居民把居委会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活动室总保持着整洁的状态。

如今,掌管着居委会“钥匙大权”的居民已有七十多位,舞蹈室、阅览室、棋牌室、健身房等都由居民自行管理。居委会工作人员还没上班,就有居民开了门打扫卫生、烧开水、检修设备……掌管钥匙的居民还制定了轮流值班制度,每天都有人担任“总管”。

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把居民看成是家人,居民就会把居委会当成自己的家。



曾见过一家居住在老洋房假三层的票友之家,虽说家庭条件并不富裕,却隔三差五地琴声伴着京剧,一家老小其乐融融。老上海人是很会过日子的,不但会精打细算吃住行,精神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

玉河捞玉起于何时,现无从知道得很清楚了。据考至迟在 3200 年前的商代,已有和田玉始入中原。在殷商妇好墓出土的玉器里,发现其中几件小东西用白玉籽料雕成,这大概就是最早玉河捞玉之物证。

汉时西域于阗古国(今和田一带),有玉河捞玉的民俗。“每年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晋高居海使于阗记》)。有学者认为当时捞玉的位置可能在现玉龙喀什河大桥朝上游的那十公里左右的河段。此处河床宽约百余米,河底平坦。秋天河流缓慢,水浅而澈,大片砾石堆裸露,玉籽混杂其间,是捞玉的好场口。历史上新疆地区有玉可捞的河共有十来条,以和田地区的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最出名,而那十公里左右的河段或许就是古代“皇家采玉场”了。于阗国时有法令:“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者。”每年秋会举行祭河捞玉典礼。于阗王在众人欢呼下,亲自下河捞玉,此后黎民百姓方得入河捞玉。如同现在在浙江象山等渔港每年九月月的祭海开渔庆典。庆典结束,百舸争流,下海捕鱼。

古人相信玉敛聚了太阴之光,在河里是有生命的灵性之物,不易捞得。“凡玉映精光而生,故沿河取玉者,多于秋间明月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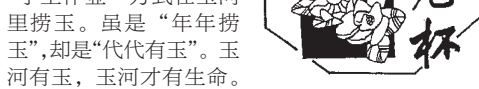
捞玉全凭脚上功夫。一个有几十年捞玉经验的维吾尔老者如是相告:和田籽玉圆润细滑,碰到脚底时它会说话。

秋高气爽,残阳西照,玉龙喀什河里撒满了捞玉人的点点身影。人们像是在淌水摸鱼,全神贯注,轻手轻脚,犹恐惊动了水中的玉籽。有的只是多带了根铁杆或锹,远处偶而会传来几下清亮的铁石碰击声,像是诱鱼的梆子。玉河捞玉是人与玉的娓娓对话,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一直是、也许应该永远是宁静的。人们浅捞轻挖,恰似诗的浅吟低唱,宛如一幅清丽淡雅的水墨画。

多年前,玉龙喀什河曾演绎过一场十分壮观的捞玉图。近千名汉子在河里排成数行,赤脚踏玉,进行地毯式拉网搜寻,岸边观者甚众。据说此拨人马受雇于某珠宝公司,一连数日,收获甚微。孰料不几天,这条河里却上演了一场竭泽而渔、机器轰鸣的挖玉大战……

玉河捞玉图从此掩上画卷,成为中国玉文化史册中难以忘怀的一页。

几千年以来,国人沿用这种最原始、最生态的“手工作业”方式在玉河里捞玉。虽是“年年捞玉”,却是“代代有玉”。玉河有玉,玉河才有生命。



自得其乐(剪影)

李建国